



倾世风华

青黎 著

他为她跋山涉水坚守承诺，
而她满心家国胸怀江山。
你许我幼时温暖，我还你太平天下。



倾世风华

青黎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倾世风华 / 青黎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7.2

ISBN 978-7-5143-4400-4

I. ①倾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3623号

倾世风华

作 者 青 黎
责任编辑 宋凌燕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24.75
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4400-4
定 价 55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【目录】

- 第一章 重到旧时路 | 001
- 第二章 回首百年身 | 008
- 第三章 我生如飞蓬 | 021
- 第四章 莲子青如水 | 033
- 第五章 萧萧班马鸣 | 041
- 第六章 未知身死处 | 051
- 第七章 当时明月在 | 064
- 第九章 血色染残阳 | 086
- 第十章 人生不知味 | 104
- 第十一章 何能两相完 | 119
- 第十二章 长歌可当哭 | 134
- 第十三章 千里风波恶 | 148
- 第十四章 重上越王台 | 160
- 第十五章 白首犹按剑 | 178
- 第十六章 池面冰初解 | 194



- 第十七章 客子常畏人 | 210
- 第十八章 千里不留行 | 225
- 第十九章 大雪满弓刀 | 238
- 第二十章 意气素霓生 | 253
- 第二十一章 虚妄取异相 | 270
- 第二十二章 恨滴罗巾血 | 285
- 第二十三章 十步杀一人 | 301
- 第二十四章 今夕复何夕 | 317
- 第二十五章 王孙归不归 | 332
- 第二十六章 风起春城暮 | 349
- 尾声 | 370
- 番外1 犹记少年相别时 | 373
- 番外2 云破月来少年郎 | 380
- 番外3 笑看红尘多自扰 | 388

第一章 重到旧时路

院里灯火正明，廊下一溜儿灯笼挂着，好不热闹。

席间笑语晏晏，几个皇子妃嫔珠圆玉润的笑声轻盈若燕，皇帝坐在正首，正侧头与身边的皇后笑言着。端庄秀雅的皇后微微抿唇一笑，侧首与皇帝笑道：“今日请来的春和班，是极为有名的，听闻二殿下亦是常客。今日主唱的这一位，正是班主力荐的新人，名字叫作晴岚。”

皇帝目光扫下席下，原本属于二皇子谢绎的座位上空无一人。

他收回目光，淡淡道：“那便开戏吧。”

内侍退下吩咐了一声，不消多久便见白衣的少年琴师抱琴走上戏台，在侧边静静坐下，如青山坐定，不动分毫。

四周热闹喧嚣，他却好似浑然不觉，静坐于侧，拨了拨琴弦。未成曲调，却别有风韵，几个试音下来，那曲调方流畅起来。

踏着旋律，素衣浓墨的青衣花旦方才一步步分花拂柳行来。

“轻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，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。”她掩面叹了一声，满目凄色，又道，“云敛清空，冰轮乍涌，好一派清秋光景。”

长袖扬，香风起，云鬓落，吹落青丝如雪。

才几个转身，那看不清面貌的名伶又凄凄婉婉地唱道：“只因秦王无道，以致兵戈四起，群雄逐鹿，涂炭生灵，使那些无罪黎民，远别爹娘，抛妻弃子，怎地

叫人不恨。”她身姿绰约，体态柔婉，俯身梳理长发，泪盈满眶，宛然真情流露。

台下人正自叫好，一片掌声，有几个多愁善感的妃子早已拿出了帕子，低头拭泪。

晴岚眸光一动，画得妩媚的双眼宝光流转，正落在那白衣琴师身上。

仿佛心有灵犀，本应是凄凄戚戚的曲子忽然换了曲调，霸王竟也未来得及出场。

肃杀之气突兀地流畅倾泻，激得人热血沸腾，席下忽然一片寂然，满场的静寂之后，唯有皇帝突然意味深长地大笑起来：“好戏！”

白衣的琴师肃然而奏，台上着了粉墨的女戏子依旧不紧不慢地吟唱着，细听来，竟是慷慨激昂的《满江红》。

她的声音高扬清悠，隐然有穿云裂石之感，挥罢衣袖，铮然而歌：“怒发冲冠，凭阑处，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”

她眼中冷冽的光芒更盛，仿若一柄磨砺的剑，孤高而突兀。待唱到“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”的时候，她陡然提高了声音瞬间宛如冲流而下的激泉，清冽乍碎，惊得人心剧震。

晴岚蓦然抬头，点了足尖从戏台上一跃而下，少女周身的彩衣铺陈旋开，如同空中展翅的蝶，向着高台上的明黄色身影掠去。

皇帝依旧安然坐着，唇角含笑。

骤然之间，横空飞出一道剑光，晴岚侧身避过，手中匕首凌空一转，晃出身影，然而甫一立定，两把锋利的剑尖同时横在了她的颈间。

晴岚蓦然抬首，看向皇帝，冷冷涩声：“你早就知晓。”

“那有何区别？”皇帝悠然一笑，走下龙辇。

他近到晴岚面前，冷声指着侍卫道：“把她的脸弄干净。”

两个侍卫上前按住晴岚，就近拉了她生生压进种了睡莲的水池中，再猛地拉起。

水珠顺着她光洁的额头流下，湿漉漉的头发放了下来，身侧的侍女粗砺地用锦帕将她脸上的油彩擦拭干净。

浓厚的彩妆下是一张清秀素净的脸，肤色微白，眉色黛青，然而那双眼睛，再无方才的妩媚柔婉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汹涌的杀意，以及，刻骨的恨。

皇帝微微颌首，伸手抬起晴岚的下颌。

“果然是你。”他松手，低低沉沉地笑了，“这三年来，你竟一点长进也没有，依旧这么天真，或者说，愚蠢。”

“彼此彼此。”晴岚冷然一笑，“谢琛，你也不过如此，就算得到了天下，也早晚会失去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忽然扼住她的脖子，“可惜，你大约是看不到了。”

他的手越来越紧，晴岚只觉喉间的疼痛如火灼烧，呼吸一点点地急促起来，这窒息般的痛苦却让她的神志更加清醒。

“儿臣贺寿来迟，还望父皇恕罪，愿父皇永留江河、万岁流芳。”

仿佛山涧里的清泉，清越利落的声音在一片沉默中忽地响起。

御林军突地分开，中间留了小道，一人正走近，紫衣松松套在身上，长袖垂到指尖，衬得整个人极为消瘦，却偏偏风姿清艳。

“二殿下。”四周的侍卫上前，向他行礼。

二皇子谢绎抬手示意侍卫免礼，从晴岚身边一错而过，好似未曾见到这一幕般，旁若无人地向着皇帝微微笑道：“父皇。”

谢琛看了他一眼：“起吧。”他神情已然缓和下来，蓦然松手，向后一挥，“把她带下去关进西牢。”他凑近晴岚的耳边，低笑道，“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救你呢。”

“不会有人来的。”晴岚冷冷一笑，“站上这个戏台，我就没打算活着离开。”

谢琛轻轻捏住她的下颌，笑道：“那我们不妨来打个赌，你说呢，小公主？”

晴岚别过头去，挺直了背脊，由两个侍卫强压着带了下去。

皇后上前，含了几分担忧，欲言又止。

谢琛的神色平静如水，他一字一字地道：“皇后，这就是桐山公主。”

四周死寂。

皇后霍然后退一步，喃喃道：“竟是桐山公主。”

桐山公主乃是前朝晋旻帝最宠爱的小女儿，也是五年前谢家起兵谋反时，唯一一个从宫中离奇失踪的皇裔。

太子谢蕴上前道：“父皇，戏班的其余人是否一并押入大牢？”

谢琛斜睨了他一眼，又看向谢绎。

谢绎悠悠一笑，他的神情仍是温柔：“斩草须除根。太子殿下宅心仁厚，不若

交给臣弟来做吧。”

谢琛的目光从谢蕴身上越过，投注在衣袂翩然的次子身上，终于缓缓点头：“可。”

谢蕴神色微微一变。

谢琛却不再说话，微眯了眼，转身离去。

这一切的发生，仿佛只是一眨眼，那个白衣的琴师，始终如同置之事外一般冷眼旁观。他一直在看着晴岚，看着她动手，看着她失败，看着她，被人带走。

然而他只是握紧了手，指尖刺进了手心，渗出血来。他合目叹息，脑海中，始终回响着她曾经说过的话。

她说：“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救我。”

这是一场必死的刺杀，而她的目的远非杀死谢琛这么简单。

他睁开眼睛，只来得及看到她最后的长发飞扬，黑亮如初。

直到谢绎站到他面前，意味不明地笑着，道：“小王爷，久违了。”

苏倦淡淡道：“在下当不起殿下这一声‘王爷’。”

“如何当不起？能以一己之身而助一个亡国公主复国，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介凡人所能做到的。”谢绎拂开衣袖，道，“不过我想，小王爷很快就能与你的父王团聚了。”

“那要看谢家留得住留不住我了。”苏倦冷笑一声，挥袖蓦地跃上官墙。素衣如雪，他的身影在夕阳的落晖中显得有些模糊。

谢绎抬手喝止住欲追击的侍卫，只是静静望着苏倦离开的方向，目光渐渐沉了下去。他和苏倦之间，不仅隔着一个晴岚，还有八王郁重光在江南的二十万大军。

郁氏从被灭到重新起兵复国，历时不过短短五载。桐山公主的刺杀，端敬王的挥军北上，八王的运筹帷幄，都已经一点点的开始显露出来了。

谢绎抿紧了唇，转身拂衣而去。

夜深了，晴岚仰头从天牢里向外观望，宫里的月光似乎从未改变，唯有宫里的人，世世代代更迭。沾了水渍的戏衣还未换下，满头的珠翠早已乱了。她伸手摘下，长发落在肩上，还带着水珠，湿答答地滴落。忽然听得匆匆脚步声，她没有动，只是有些紧张地屏住了呼吸。

“宁岚。”

回首，紫袍的男子皱眉看着她苍白的脸，从侍卫手中拿过洁白的香云纱，递给她。

晴岚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需要。”

谢绎知她性子倔，将外衣展开，披到她肩上。晴岚一手拂开，神色清冷道：“晴岚不过是阶下囚，不劳费心。”

谢绎沉默良久，才道：“你想如何？”

“你知道我想如何。”晴岚笑得恍若春风，眼中却丝毫没有笑意。

谢绎抬头直视着她的眼睛：“江山天下，能者居之。你不该来这里。”

晴岚淡淡一笑：“那我该做什么？一个亡国公主能做什么？”

谢绎亦是一笑，转开话题：“你想见见清河长公主吗？”

清河长公主郁姚岚，那是她的长姐，也曾是皇宫中最风华无双的存在。

晴岚霍然抬头。

“若是你愿意，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东宫。”

晴岚沉思半晌，才道：“好。”她此时伸手拿过谢绎手中的白衣，涩声道，“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。”

谢绎点头，转身出了牢门，道：“我在外面等你。”

晴岚却在黑暗中对他微笑了一下：“多谢。”

东宫的灯火璨然，晴岚踏入的时候，恍惚了一瞬，在看到谢蕴的那一刻，明黄色的身影刺得她神志瞬间清明。

谢蕴站起身，走到晴岚面前，倏地笑道：“你要见郁姚岚？”

晴岚冷笑：“我长姐的名讳岂是你随意叫的？”

“时至今日，你的口气倒还是不小。”谢蕴神色微冷，轻一扬手，“绿意，带她去凌波阁。”

凌波阁。晴岚的眼神微暗，那里本就是清河长公主的闺房，如今旧景仍在，要强对新人笑，她的长姐，该是怎样的心情？

手指寸寸收紧成拳，晴岚转身一言不发地随侍女而去。

谢绎静看她离去的背影，侧脸问道：“这般行事，并非太子殿下的风格。”

谢蕴淡笑：“二弟还是好好思量纵容逆贼离开的后果吧。”

谢绎目光轻垂：“他会回来的。”低头浮起一个微冷的笑，“我们手里握着的可是两位公主和另一位太子的命呢。”

谢蕴骤然睁眼，冷芒一掠而过，一字一字地道：“太子重华！”

晴岚的脚步停在凌波阁前，仰头注视着熟悉的景象，物是人非。她颤颤地伸出手去，顿了半晌，才有勇气推开门，迎面而来的暖色火光照得心头一暖。

她挑了帘子，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在佛龕前跪着的华服女子，用白玉的簪子梳着简单的发髻，一袭鹅黄色的衣衫，就那么静静地出现在自己眼前。

晴岚张了张嘴唇，终于柔声唤了一声“长姐”，她感到泪水就这样从眼角流了下来，带着归家的委屈和心痛。

清河长公主郁姚岚缓缓转身，目光落在一身白衣的晴岚身上。她的神情波澜不兴，只是眉目间的温和与宁静仍如往昔。

晴岚禁不住潸然落泪：“长姐，我回来了。”她满面泪光下，笑容灿灿。

郁姚岚忽然掩面而泣，只摇着头不说话。

晴岚的心一下子吊了起来，紧抓住她的衣袖，抖着声音：“长姐，你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郁姚岚轻轻摇头，温柔地抬手拭去她的泪水，递给她一张旧纸：“看花满眼泪，不共楚王言！”

晴岚掩唇而泣。她犹记得冲天的大火之下，她的姐姐眼里从未有过的灿烂光芒，微笑着对她说，身为郁家子孙，焉能以一身而侍二主？

可是为了能让晴岚安然离开，她承受了所有的屈辱和磨难，甚至背上叛国的罪名。

郁姚岚闭目落泪，心潮难平，展袖而书。

“他们强立我为太子侧妃，不过是为了羞辱郁氏，是为了让我们一点点地绝望下去。可是我不会遂了他们的意，我会等着，三年，五年，甚或十年、二十年，哪怕是一辈子，都会等着。”

仿佛是多年之前，郁家最骄傲的长公主，凤冠霞服，眉目如画，站在高台之上，衣袂翩然依旧。

而如今，那些浓黑色的字迹，如同锋利的尖刀，刺痛了眼睛，却再也流不出

一滴眼泪。

郁姚岚握住晴岚的手，绽开凄美的笑，一笔一画地在她手心里写着：要活着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活下去，就算放弃我和重华，也要活着。

“重华……”晴岚轻靠在郁姚岚身侧，就像小时候常常做的那样，低喃着，“太子哥哥……”

那些陌生而熟悉的名字，仿佛已经离开她很远了。

温润的太子哥哥郁重华，灵慧的太子妃司璟，飞扬跋扈的二皇姐郁楚岚……

静默了一瞬间，晴岚抬头看着微明的天，低声道：“长姐，你看到了吗？天亮了。”风带着凉意，吹进窗来，风干了泪痕。

距离郁氏灭国，不过短短几载光阴，却仿佛很长很长，长到她已经忘了过去繁华似锦的生活，忘了这个从小就一起执手笑看风云的长姐，也忘了自己的另一段人生。

那是作为桐山公主郁宁岚的人生，璀璨如星，却也寂寥若朔漠。

第二章 回首百年身

据说，今天是宫里遴选乐师的日子。

恰是开春，桃花烂漫，红粉初绽。天气是极好极好的，碧空上万里无云，澄澄似玉，灼灼的日头当空，照得光华万端。

太子重华说，那等杂事，归司乐礼官管辖。

宁岚只道他是兴致不高，依旧雀跃地拽着他的衣袖往紫宸殿跑。

紫宸殿前，年轻的司乐礼官懒懒地倚在榻上，宽袍闲散在身旁，颇是自得，偶尔兴致好的时候，他也会出言指点一二，却是犀利刻薄，毫无避讳。

宁岚拉了郁重华立在不远的桃花树下，隐隐见那司乐礼官回首向郁重华这里笑了一笑。

“今日来的司乐礼官，果然是庞诜。”郁重华如是笑道。

宁岚抿唇一笑：“除了庞诜，谁还有资格做考官？”还待再说，郁重华伸出手指“嘘”了一声，宁岚亦只得噤声。

已是第三十九个人了。走上来的还是个年轻的孩子，年岁与宁岚相差无几，神色端的是冷静老成。一身洗得发白的素衣，抱了张木琴，坐在了庞诜面前。

庞诜捻了颗葡萄丢进嘴里，懒懒地道：“《郁轮袍》。”

那人目光瞟了眼宁岚的方向，才低头起弦试音，未成曲调，却别有风韵。他微闭着眼，信手而弹，那琴声峥然响起，无一丝靡靡之音，高扬清悠，隐然有穿

云裂石之感。

郁重华只轻轻赞了声“好曲”便不再说话。

宁岚扶着桃树而立，凝神听着，只觉得琴声竟如冲流而下的激泉，清冽乍碎。

箏与琴不同，琴音古朴天成，而箏音华美圆润，宫廷里常以箏奏乐，而古琴却是不可或缺的，郁重华曾说，对琴而歌，能照拂内心，荡涤尘世。宁岚不甚了解，只觉于郁重华而言，一手诗书一手琴，这是自小的习惯。

曲罢，那少年抬首向她看来，一双平静无波的丹凤眼轻轻扫过，却如蒙受了极大的侮辱一般，望着宁岚的目光里，有着经年的清寒，冷如白霜，微薄的嘴唇紧抿着，不发一言。

郁重华低首拉住宁岚，轻笑道：“我就说别来，你瞧，又惹祸了不是？”

宁岚娇嗔：“我可什么都没做。”

郁重华微微笑着：“唐时，王摩诘以一曲《郁轮袍》得九公主引荐，方仕途大畅。你这随便一瞧，平白让庞诜给作弄了。”

宁岚微怔：“难怪那人用这种眼神看我。庞诜真是讨厌！”

郁重华摸了摸她的头发，道：“亦不算坏事。”

“为何？”宁岚问。

“你以后总会明白的。”郁重华笑，目光里隐约有一种宁岚不懂的意味。

宁岚清亮的眼眸微闪，忽然有盈盈的笑意溢出眼角。她注目在少年的那双手上，修长而指节分明，光洁而有力，两指并按在琴弦上，有着不自觉的张力。

白衣少年静静站在原地，清风撩襟，衣袂如飞，怀抱古琴，眉敛锋芒。自古伶人乐师总遭人轻视，然而他却静静站着，不带任何的卑微或臣服，那神情平和得仿佛一池水，不起一丝波澜。

宁岚大大方方走到他面前，嫣然微笑：“这就是那《郁轮袍》？”

“是。”那少年俯身作答，“苏倦拜见三公主。”虽是拜见的动作，却隐然如青竹，摧而不折，背脊直挺。

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宁岚笑得眉眼弯弯。

苏倦淡淡一笑，目光垂下，语气平平道：“在宫中，除了三公主，还有谁能识曲辨音，自由出入紫宸殿而谈笑不拘？”

宁岚却是浑然不觉，抿唇一笑：“我的名声好大呢。”她回首，向着帘后正座脆生生唤道：“母后！”

皇后不由笑道：“瞧瞧，也是重华太惯着你了，连宫外的平头百姓都知道你不守规矩。”她起身走下玉座，一旁的宫人替她挽起香云纱帘。

郁重华失笑：“儿臣冤枉。”他眉目含笑，静如松柏，却足见风流之姿，说罢他笑看宁岚一眼：“母后也知道，宁岚磨起人来，几个人受得了？”

宁岚眼眸一转，微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如太子哥哥再应我一事。”她伸手一指，“让他做我的琴师可好？”

皇后素手接过宫女递来的名册，笑道：“怎么，宁儿想学琴了？前几个还嚷着学箫，怎的今日就换了兴致？”

皇后她低眉一扫：“端敬王府荐来的？苏湛倒是有心。”又略略一沉思，目光落在苏倦身上，隐隐泛着冷意，缓缓道，“进到宫里，便是服侍人的。头一桩该改的，就是说话，眼里看不到主子的人，本宫可不敢留。”

端敬王苏湛是大晋历代最年轻的王爷，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封地、居于王都连昌的外姓王。苏氏一族，在整个王朝中始终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地位。上一任端敬王苏杭更是离经叛道，早年出家为僧，而在苏湛长到十岁那年，苏杭就因病猝亡，将王位交到了幼子手中。苏湛多年来深居简出，颇为韬光养晦。

皇后谢黎本就是将门谢氏之女，英姿明丽，颇有男儿的风气。谢黎年少时与苏杭多有冲突，更觉苏杭毫无身为王族的责任感，是以多年来疏远苏氏一族，而苏湛自幼多病，谢黎更自此免了他入宫拜见，眼不见为净。

这语气到最后竟带了一分杀气。

宁岚忙扯了皇后的袖子，娇声道：“母后，抚琴本就是随性之事，您就答应了我吧。”

郁重华侧目见宁岚神色一时颇为不豫，即刻温言道：“不过是个伶人罢了，得见天颜难免有些怔忡。三丫头喜欢，母后不妨应了，讨个开心便是。”他笑得静默，又隐然有些意味深沉，“人，总是调教得好的。”只是偏偏宁岚觉得，那笑容里有一种隐约的揶揄。

听得太子言毕，苏倦敛容一笑，展袖低首道：“臣于坊间曾闻帝后仁和，太子

卓才，今日见之，果如世言，臣心惶恐惊悦，未料失礼于前，还请娘娘、殿下恕罪。”

宁岚同时静一福身，笑言：“母后总说儿臣胡闹，那儿臣的人，自当有几分怪脾性。”她又扭着身子撒娇，“母后！”

谢皇后神色微缓，正要开口说什么，却见右侧的纱帘一挑，一袭亮眼的水红衣裙的少女亦笑，冷道：“三皇妹莫不知连皇姐们都未有专属的琴师吗？”

宁岚微一扬头：“二皇姐若要，尽可挑一个。”

“行了，两姐妹争什么？”谢皇后一笑抬手，“既然你们都有学琴的心，便一人挑一个吧。只是这些人出身平民，到底礼节上欠缺了些，规矩该学的，还是得学。往后去学琴，身边也要有侍女跟着才是，不可乱了礼数。”

宁岚生怕皇后反悔，一口应了，直笑道：“母后说得是，儿臣知道了。”

郁楚岚却置若罔闻，径直走至苏倦面前，轻抬高下颌，笑道：“你方才故意弹错了一个音，是不是？”

苏倦清浅一笑，低首道：“二公主耳聪识广，臣技艺不精，自承便是。”

宁岚却笑着走到他身边，回首对皇后道：“连入宫遴选也会弹错音，这人不如就陪儿臣做个玩伴吧。”她笑吟吟地看着郁楚岚，“二皇姐才华出众，当有更好的老师。”

皇后侧头与郁重华说了什么，才笑着颌首道：“那便如此。你的观澜阁尚有空房，就住那里吧。”

宁岚笑容灿灿，福身一礼道：“谢母后恩典。”她回身向着苏倦笑道，“你叫苏倦是吗？我叫你阿倦可好？”

苏倦在清风之中淡淡微笑，乍然如清莲盛开：“三公主既然开口，臣下自无异议。”

十二岁的郁宁岚慧黠活泼，生命旺盛如同夏日里的繁草，肆意生长。然而在她今后的年华里，再也没能如此放肆而纯粹地活着。

即使，她的身边，始终有苏倦。

宁岚所居的观澜阁极大，她将苏倦安置在夕梧院之中，与她的听潮水榭相隔不远。宁岚擅箫，她的箫是郁重华教的，一般的曲子听过便能记个七八分，郁重华自己却更擅琴，教给宁岚吹箫，本就是给她找些事做，也免得这个静不下来的丫头闹得宫里一团乱。

自苏倦入了观澜阁后，郁重华便似寻得了知己，一旦公务处理结束，就仅带一个侍从，翩翩而来，与苏倦相较琴艺。宁岚时常会感到郁重华与苏倦之间有一种难言的默契，仿佛早已相识。而每每她追着郁重华询问之时，他只是微笑，轻描淡写地道：“不过是去端敬王府那里见着的。”宁岚又会笑着追问：“那传说中冷傲俊美的端敬王爷可是真的完美如市井传言？”

郁重华的眼神轻轻滑过她的明朗笑颜，落在含笑不语的苏倦身上，抬手一指道：“不如问你的阿倦，他认识的苏湛，一定不同于常人。”

苏倦把手指往琴弦上微用力一按，才回答道：“王爷虽有凌云之志，然胸襟未开。”

郁重华的目光隐隐有肃然起敬之色，赞道：“果如尔言。”又回首正色对宁岚道，“你若欢喜，此人配你，也算绰绰有余了。”

宁岚恼他拿自己玩笑，就跺脚道：“太子哥哥休要胡说八道，我哪里是那个意思！”她看向苏倦，“咦”了一声，才笑起来，“阿倦你脸红了？真是少见呢。”

苏倦别过脸，清俊的面容上果然稍有嫣红，目光却低垂着，径直看着自己一双抚琴的手，默然不语。

宁岚嘻嘻一笑，才挽了郁重华的手臂，央他弹那一曲《广陵散》。在宁岚至今乃至一生的年华里，她都从不让郁重华去弹那一首《郁轮袍》。仿佛在她的概念里，那是只有苏倦才能弹的曲子，而似乎也只有她的阿倦，才能弹出那种悠远而惊艳的味道。

然而正是这种融洽而欢愉的氛围，却将宁岚后半生的所有纯真与美好都透支得一千二净。

郁重华已开始授学治世之道，夜半苦读的次数，也越来越多，宁岚数次寻他未果，便趁了午后，直奔书房拦人。

蹑手蹑脚地靠近书房的纸窗，少年优雅的侧影投在窗上，虽清瘦却挺直了脊梁，凛然不可侵。宁岚立在原地，微微笑着看着那姣好的侧影，院里阳光明媚，暖融照人，从内心延伸出安宁来的少女一时忘却了来此的目的，只是久久地站着，凝视着。

窗被霍然打开，屋内的人一眼便就看到了华服清秀的少女。